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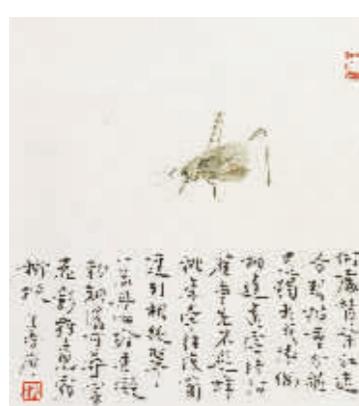
管峻

1964年出生，江苏滨海县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院院长、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五个一批”人才、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特聘研究员、江苏省青联常委、国家一级美术师。

[获奖]

“第六届全国书法展”全国奖  
“第七届全国书法展”全国奖  
“第四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一等奖  
“首届全国青年书法大展”功力奖  
“首届全国青年书法大展”优秀奖  
“首届全国青年书法大展”银奖  
“首届全国行草书书法大展”逸品奖  
“第二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银奖  
“首届兰亭奖全国书法展”提名奖  
“首届林散之奖全国书法展”金奖  
“第二届兰亭雅集”兰亭七子

全国十大青年书法家  
全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  
中华文化十大年度人物



管峻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生于江苏滨海县界牌公社三坝大队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管兆华是县拖拉机站一名普通职工，性格内向，勤劳善良，热心助人，被公认为是少有的好人，一九七六年因病不幸逝世。其时，管峻尚不足12周岁。父亲去世后，原本贫困的家庭更加窘迫，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张咏兰是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员，在家务农，虽为女性，但性格开朗、豪放，像男子汉一样耕耘劳作，农活无一不能。管峻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按男丁排行管峻为老四，实为老幺。家里人喊他“小四子”。

我初次结识管峻当在一九六九年秋，当年管峻不足6周岁，我18岁。其时正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年代。我初中毕业后因所谓“海外关系”没能被“推荐”上高中。赋闲在家，除参加生产队劳动之外，同时也投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其间最让我引以为豪的是给村里家家户户和生产队的“房墙”墙上画毛主席像。画好后可以让社员们上工前、放工后前往做“三忠于”。

一天，管峻母亲悄悄找到我，拿出一张毛主席头像，问我“画得怎么样？”那个年代如果毛主席像画得稍有走样，那是不得了的弥天大罪。没有十分把握，一般人不敢轻易冒险尝试。在全公社能画主席像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我拿过伯母带来的主席像，仔细鉴赏，大吃一惊。因为我当时画主席像，全靠九宫

格放大后临摹而已，而她拿出的画像却没有九宫格的痕迹，而且线条流畅，形象逼真。我问：“这是谁画的？”她说：“小四（即管峻）画的。”于是我随伯母前往她见证了这位当年的“小天才”——如今中国书画院的“大”院长。一进家门，我便见伯母家堂屋的土墙上有一幅临摹的毛主席手体《七律·长征》，其用笔流畅、逼真得几乎无可挑剔；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位不足6岁小孩之手！管峻当时给我的印象便是那张充满稚气、微笑的小脸和那双仿佛充满无穷智慧的双眼。我不敢妄称自己有伯乐之眼，但从自己的潜意识里由衷觉得这是一位书画小天才。因为我们两家相距不足一公里，虽说年龄相差十几岁，但却没妨碍我们的交往。加之我后来进入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的场地距他家不足一百米。他的兄长管军强我两岁，我们当年是打篮球的“球友”（后来又是部队里的“战友”），所以管峻一直称我“张斌大哥”，我也因此倍觉亲切并以此为豪。

当年，我时常去他家串门，驱使我前往的缘由，一个是他大哥的交往；再则就是小天才管峻的吸引。现在谈起来，当年的管峻还是学龄前儿童，既没有外在环境的潜移默化，又没有物质诱惑，更没有大人的督促指导；他对书画的那种执著、那种痴迷以及与命运的抗争，让我在心中叹服之余，又有了几多感慨和内忧。前者无需解释，后者是：我们处于那样的年代，没有老师指导你，

张斌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有句经典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数学家华罗庚也有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现供职中国书画院院长的管峻就是从童年起步，热爱书画，坚持不懈，执著追求，从而不断登上高峰。 ——题记

没有任何教材，甚至连一本字帖都无法寻取。小管峻连能有练习字画的白纸都是一种奢望，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搞到几张废旧报纸，还要有选择性；报纸上要没有重要文章，没有领袖画像，否则你在上面乱写乱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小管峻更多的是将自己的一脸盆清水，在砖上和大桌上不停地写，不停地画……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我冲破政治枷锁，实现了自己的多年梦想——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部队，我当上一名工程兵汽车驾驶员，这就奠定了我的人生职业。一九七八年三月我退伍回家，组织安排我在一家企业单位从事一个当时看来挺光鲜的职业——汽车司机。所幸的是回家乡后，我又与少年朋友管峻频繁交往。七年多不曾谋面，小管峻已成长为一个英气勃勃的小青年了！人变了，不变的是他那双明亮而自信的眼睛和对书画的执著追求，并且他的人成熟了许多，书画水平更进步了。逢年过节，方圆十里的农家都可见到管峻书写的门联；那时候，管峻已是十里八乡闻名的小书法家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国家百废待兴，15岁的小管峻的用武之地更加广阔了，公社的宣传标语、宣传画、黑板报、每年生产进度表以及文化站的所有宣传字画，农电站的安全用电宣传栏，粮站的四无粮仓宣传画，影剧院的海报等全都出自他的手，闲时还画一些仙鹤、老虎、奔马之类的作品到县城里去卖。那时管峻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书画家了。小管峻犹如一只小雏鹰羽毛丰满，想凌空高飞了！他更像一匹千里马，渴望伯乐驾临……

管峻是幸运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他被苏州市武警支队的接兵首长一眼看中，带去当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因为当时放电影的海报、幻灯都靠人工绘作，管峻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说，如果管峻是一匹千里马，苏州市武警支队的首长就是真正的伯乐。入伍后的管峻人生有了质的转变，可谓是鱼入大海，鹰击长空！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多少书画大家在此安居，真可谓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管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有部队组织上对他专长的鼎力支持，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一九八六年春，我驾车去苏州，特地

去看望管峻，见识了他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室，心中隐隐感到：我们苏北滨海将会涌现出一位名人！果不其然，在当年他给我的来信中告诉我：“张斌大哥，我加入了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不知你是否知道？这是我盼望多时的愿望。这种愿望现在已如愿以偿。”“我自己没有想到在省协会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当然这也是新的起点，我不满足于此，在人生漫长岁月里，我要不断地探索、进取，开拓出自己的路来，成为人所公认的大师。”

管峻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的。从一九八三年入伍至一九八七年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先后80余次在各地报刊发表。军、地两方还多次为他举办了《管峻书画展》，他的作品得到社会公认和名家的赞许。一九八八年，管峻如愿地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既学书又学画，在艺术的校园里，管峻如饥似渴地吮吸艺术的养分，从此走上正规的艺术之路。二零零一秋，我去南京出差，其时已在江苏省国画院工作的管峻君，曾特地至我住的宾馆看我。言谈举止中，管峻将成为书法大家的想法，在我的信念中更坚定了。当年那种隐隐的预料，而今终于变成现实！

我乐于与管峻君交往，除了青少年时代的单纯兴趣爱好和兄弟情谊外，主要还源于他的高尚品格。管峻给我的深层感觉是一个重情重义、淡泊名利，低调处事，与人为善的君子。他不因为他自己的名声显赫，而与众多发小和普通兄长疏而远之。他每次回家总给我们一声亲切的问候，让我除了倍感温暖之外，更有了一份自豪，一份骄傲。管峻高尚的人品还表现在对他家里兄长、姐姐们的关爱和对老母亲的孝顺，以及对朋友们的关心帮助上。管峻君的人品堪为至上矣！

闲余之际，借感而发写篇回忆录短文，当然这远不能说明管峻的艺术追求和人生情怀，也并非借机炫耀我与管峻君有着兄弟情谊，而是真诚地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管峻当年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坚信歌德的名言：“凡自强不息者，终能得救”。世界上的成功之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的艰辛、刻苦甚至屈辱都是正常的也是必经的，只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信念，成功之巅谁都可以攀登。朋友们，努力吧！



## 我所见的书画天才少年——管峻

张斌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有句经典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数学家华罗庚也有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现供职中国书画院院长的管峻就是从童年起步，热爱书画，坚持不懈，执著追求，从而不断登上高峰。 ——题记

管峻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生于江苏滨海县界牌公社三坝大队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管兆华是县拖拉机站一名普通职工，性格内向，勤劳善良，热心助人，被公认为是少有的好人，一九七六年因病不幸逝世。其时，管峻尚不足12周岁。父亲去世后，原本贫困的家庭更加窘迫，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张咏兰是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员，在家务农，虽为女性，但性格开朗、豪放，像男子汉一样耕耘劳作，农活无一不能。管峻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按男丁排行管峻为老四，实为老幺。家里人喊他“小四子”。

我初次结识管峻当在一九六九年秋，当年管峻不足6周岁，我18岁。其时正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年代。我初中毕业后因所谓“海外关系”没能被“推荐”上高中。赋闲在家，除参加生产队劳动之外，同时也投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其间最让我引以为豪的是给村里家家户户和生产队的“房墙”墙上画毛主席像。画好后可以让社员们上工前、放工后前往做“三忠于”。

一天，管峻母亲悄悄找到我，拿出一张毛主席头像，问我“画得怎么样？”那个年代如果毛主席像画得稍有走样，那是不得了的弥天大罪。没有十分把握，一般人不敢轻易冒险尝试。在全公社能画主席像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我拿过伯母带来的主席像，仔细鉴赏，大吃一惊。因为我当时画主席像，全靠九宫

格放大后临摹而已，而她拿出的画像却没有九宫格的痕迹，而且线条流畅，形象逼真。我问：“这是谁画的？”她说：“小四（即管峻）画的。”于是我随伯母前往她见证了这位当年的“小天才”——如今中国书画院的“大”院长。一进家门，我便见伯母家堂屋的土墙上有一幅临摹的毛主席手体《七律·长征》，其用笔流畅、逼真得几乎无可挑剔；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位不足6岁小孩之手！管峻当时给我的印象便是那张充满稚气、微笑的小脸和那双仿佛充满无穷智慧的双眼。我不敢妄称自己有伯乐之眼，但从自己的潜意识里由衷觉得这是一位书画小天才。因为我们两家相距不足一公里，虽说年龄相差十几岁，但却没妨碍我们的交往。加之我后来进入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的场地距他家不足一百米。他的兄长管军强我两岁，我们当年是打篮球的“球友”（后来又是部队里的“战友”），所以管峻一直称我“张斌大哥”，我也因此倍觉亲切并以此为豪。

当年，我时常去他家串门，驱使我前往的缘由，一个是他大哥的交往；再则就是小天才管峻的吸引。现在谈起来，当年的管峻还是学龄前儿童，既没有外在环境的潜移默化，又没有物质诱惑，更没有大人的督促指导；他对书画的那种执著、那种痴迷以及与命运的抗争，让我在心中叹服之余，又有了几多感慨和内忧。前者无需解释，后者是：我们处于那样的年代，没有老师指导你，